



## 无用之时

□袁成

停电来得突然。我正在修改一份永远改不完的方案，屏幕突然黑了。办公室里此起彼伏地响起惊呼，有人拍打键盘，有人翻找手机。我拉开窗帘，阳光像久违的客人，一下子涌了进来。

三楼的高度刚刚好，能看清楼下每个人的表情，又不会近到可以听见他们在说什么。楼下小卖部的老板娘正把冰柜里的雪糕往泡沫箱里搬，她的动作很熟练，像是在完成一个演练过无数次的救灾预案。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我不禁想，在这个都市里，有多少人像她一样，早已习惯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往往以为生活就会这样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

树荫下几个老人围坐着下象棋，他们对停电全然不放在心上，下棋的节奏丝毫

没被打乱，仿佛这个世界快一点慢一点都与他们无关。我突然有些羡慕这样的从容，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我们是不是把生活过得太紧绷了？

阳光化作金色光束，穿透玻璃，在办公桌上洒下斑驳光影，又蔓延至地面，交织出一方暖阳照天地。平时被忽略的灰尘在光柱里漂浮，像一场微型雪。我不由得伸出手，想要接住这些光中的精灵。原来我们每天都在呼吸这样的星光，却从未认真注视过它们。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那时的时光很慢，慢到可以看清每一只蚂蚁的动作。

对面的办公楼也停电了。透过玻璃窗，能看见其他公司的人也在张望。有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把脸贴在窗户上，像水族馆里的一条鱼。我们隔空对视了一秒，

然后各自移开视线。在这个突然停摆的午后，陷于共同境遇的陌生人之间似乎有了某种默契。这短暂的连接让我想起地铁里那些擦肩而过的面孔，我们每天与那么多人相遇，却总是视而不见。

楼上传来孩子的笑声。一个小男孩追着气球跑，他的奶奶在后面慢悠悠地跟着。气球最终挂在了树枝上，男孩仰着头，阳光透过红气球，把他的脸也染成了粉色。这个画面平常一定也在发生，只是我们很少会从五楼往下看。我突然意识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往往就藏在这样简单的场景里。而我们总是低着头，忙着赶路，忙着看手机，忙着追逐那些自以为重要的东西。

茶水间的冰箱发出“嗡嗡”的启动声，电来了。办公室里立刻响起此起彼伏的

开机音乐，同事们像被按了重启键，迅速回到各自的屏幕前。我望着重新亮起的显示器，突然有些恍惚——刚才那个静止的时空，是真的存在过吗？人们常说“活在当下”，可当下到底是什么时候？能证明它的，是电脑屏幕上的数据，还是从窗外进来的那一缕阳光？

阳光已经移到了文件柜上。我端起凉透的咖啡，发现杯底的咖啡渣凝成了一个奇怪的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鸟。也许生活的真谛就藏在这些被迫停下来的时刻里，在我们不得不抬头看的时候，才会显现。这个停电的下午教会我：人们需要这样的“无用”时光，让自己从生活的流水线上下来，看看周围真实的世界。毕竟，生命不该只是一连串待办事项的堆积，而应该是无数个值得驻足的瞬间。

## 青青豌豆

□周祖斌

初夏时节，豌豆在暖阳和和风的轻抚下，蓬勃生长。翠绿的豆荚饱满圆润，藏着颗颗青嫩豆子，在田间摇曳生姿，等待人们开启这份来自自然的馈赠。

豌豆，启海人也叫作“小寒”，还叫它青豆、麦豆、雪豆等。农家宅前屋后都喜欢种植豌豆，它适应性强，不择土壤，不选地势，长在田地边角都能开花结荚。豌豆冬天下种，春末夏初成熟。成熟的豌豆荚饱满，呈半月形，种子圆润的，没有成熟的豌豆呈青绿色，干了以后变为淡黄色。

豌豆开花时，在嫩绿的枝叶间，那花儿宛如轻盈的精灵。花瓣大多是淡雅的白色，又透着些清新的淡粉。花蕊呈鹅黄色，小巧精致，被花瓣温柔环绕着。微风拂过，豌豆花轻轻摇曳，散发出若有若无的淡淡清香，萦绕在空气中，为春天的田园风光添了一抹梦幻与温柔。

豌豆可以从青苗吃到豌豆粒。豌豆苗，是豌豆种子萌发后长出的鲜嫩茎叶，尤以顶端芽梢最为柔嫩。把豌豆苗清洗干净，下油锅一炒，加入调料，一盘清炒豌豆苗就成了，食之感觉清爽鲜美。豌豆苗还可以做“浇头”，品相上乘，十分美味。最早记载豌豆苗的是《诗经》“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文中的“薇”就是豌豆头。陆游称“豌豆苗儿味豚肉”，苏东坡有诗句：“那知鸡与豚，但恐放箸空。”在他眼中豌豆苗可媲美鸡肉和猪肉。

豌豆粒吃法多样，可清炒、可煮汤、可焖饭，还可做成点心。小炒豌豆最经典的当然是“金玉满堂”，将虾仁洗净用料酒腌制，豌豆和玉米粒焯水捞出，爆香葱姜后下虾仁炒至变色盛出，再将豌豆与玉米粒入锅翻炒，加少许水焖一会儿，倒入虾仁炒匀，加入调料即可。虾仁鲜嫩、玉米清甜、豌豆翠绿，一口尝尽鲜、甜、脆，满满都是幸福滋味。豌豆粒还可以炒腊肉、鸡丁、香菇、木耳等等。

豌豆也是煮汤的好食材。启海人最念念不忘的当然是那碗豌豆盐焗汤，“盐焗”是指用雪里蕻腌制的咸菜。将盐焗切碎挤干，将肉丝入锅煸炒，再放入豌豆、春笋，翻炒后再加入盐焗，倒入少量清水，盖上锅盖焖煮。出锅时，便可闻到浓郁的豌豆清香，混杂着被肉丝和盐焗、春笋调出的醇厚鲜香，让人回味无穷。莴笋鸡蛋汤、西红柿鸡蛋汤等加入豌豆后，豌豆的清甜增加了汤汁的鲜香，丰富了汤的味道层次。

每到立夏，我老家那边还有吃豌豆咸肉饭的习俗。将咸肉切丁，热锅冷油加入咸肉煸炒出香味，加入豌豆煸炒几下后，与糯米一同倒入电饭煲里。煮饭时，猪肉的香气慢慢渗入米粒和豌豆中，豌豆的清甜也交融在一起。豌豆咸肉饭入口，米的糯香托起咸肉的鲜香和豌豆的清甜，让五脏六腑熨帖不已。最好吃的豌豆咸肉饭是柴火灶上大铁锅焖出来的，锅底那层薄薄微焦的锅巴是精华，是童年的味道。

豌豆可以制作成各种经典小吃，北京传统小吃豌豆黄、江南人喜欢豌豆糕、川渝地区爱吃豌豆凉粉，广东人最爱豌豆水晶糕等等，不胜枚举。

豌豆还可以生吃，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待到豌豆荚变得饱胀时，放学路上的孩子们便会在田间寻找它的踪影，摘上一大把，放在裤袋里边走边吃，生豌豆味道甘甜，生津止渴又充饥，那是几代人童年的幸福记忆。

在华夏文化界，豌豆独具风情，《本草纲目》言：“胡豆，豌豆也。其苗柔弱宛宛，故得豌豆。”元代诗云：“樱桃豌豆分儿女，草草春风又一年。”在画家丰子恺的作品中，他借豌豆之意象表现母爱。当代作家汪曾祺喜欢豌豆，在作品《食豆饮水斋闲笔》《五味》《故乡的食物》《豌豆》等作品中都有相关描述。

青青豌豆，既是美食也是乡愁，温暖了时光也温暖了记忆。



识蚕

## 看清世界，看清自己

□张健

丹阳的眼镜市场，果然名不虚传。一进门，便是满眼的玻璃架子，上面排着各色眼镜，太阳镜、老花镜、近视镜，林林总总，在灯光下闪着光。商铺一家挨着一家，竟像是无穷无尽似的。

我本无买眼镜的打算，只是随考察团闲逛，却被一家眼镜店里的小姑娘一声“大哥”叫住了。这称呼颇有些奇怪——我年过花甲，头发早已花白，皱纹爬满了眼角，如何还当得起“大哥”二字？然而心里竟也生出几分欢喜来，仿佛当真年轻了几岁。人的耳朵，原来最爱听些不实之词。

那姑娘手脚麻利，转眼便给我试戴了一副墨镜。镜中的我，鱼尾纹果然不见了踪影，活脱脱一个“大哥”模样。价格从三百八十八元直落到一百元，这砍价的把戏，我虽不甚精通，却也乐在其中。成交后，心中竟涌起一阵莫名的喜悦，仿佛占了天大的便宜。然而细想之下，这眼镜成本几何？商家又赚了多少钱？横竖不过是一场你情我愿的游戏罢了。

同行的小秦为爱人选购太阳镜，与店家僵持半小时之久。我劝他道：“给爱人买东西，太便宜了心里会虚的。”这话脱口而出，却道出了某种真相。我们买东西，何尝只是在买物品本身？更多时候，买的是心安、是面子、是那份自我满足的感觉。小秦闻言顿悟，立即付了款，脸上露出释然的笑容。金钱与情感，在这里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许多地方粽子的做法，是用粽叶裹了糯米之后，外面绕上几道棉线绳，扎好。苏北一带裹粽子，却少不了一件工具，就是棕针。棕针一般长约十厘米，形状与缝衣针相似，只是缝衣针细长而身圆，棕针细长而体扁。棕针一般以黄铜打成，虽然一年之中难得使用几次，但几乎各家各户必备。棕针不大可能用坏，用完便擦干收好，免得生铜锈。不过也有顽童偷偷拿出去玩，有时弄丢了，大人会记在心上，等哪一天有铜匠挑着担子来村里，就重新做一个。

裹粽子说难不难，说易又不易。因为要裹得松紧适度且端正好看，没有若干年的经验积累恐怕不行。若是裹得太松，则粽子过于软烂，剥开粽叶便会散

开；若是裹得太紧，下锅后往往煮不透，以至于米粒夹生。

从形状来说，粽子可分为长粽、四角粽、锥形粽等等，但最常见的是三角粽。民间不乏这样的高手，裹成的三角粽堪称标准的正三角形，绝对匀称，三个角都尖锐如锥，大小也几乎如出一辙。想包出这样的粽子，先取两三根大粽叶齐头并排，弯卷成一个不太规则的圆锥体，将糯米舀入其中，稍稍压实后，折过粽叶封口，裹紧。接着将粽叶围着三个边绕完，再取一根粽叶加固，绕转两三次，捏住粽叶末梢穿入棕针的针眼，然后将棕针穿过粽子腹部，顺手带过粽叶来，收紧即成。最后露在外面的一截粽叶尾巴，正好让人提拎方便。

花样新奇的，还有斧头粽子、枕头粽子，

家后，这些眼镜大多会被束之高阁，成为抽屉里的又一件闲置物品。

回程的车上，同事们纷纷展示着自己的战利品。有人开玩笑说，这下子可以开个眼镜店了。笑声中，我摩挲着口袋里那副三十五元的老花镜，忽然想到：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如今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总忍不住多买些，仿佛在弥补过去的某种缺失。而年轻人则不同，他们生长在富足时代，购物更注重个性与品质。这种代际差异，在眼镜这样的小物件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眼镜，本是矫正视力的工具，如今却承载了太多额外的意义。它是实用工具、是时尚单品、是身份象征、是情感纽带，甚至是投资对象。在丹阳眼镜城，我看到的不仅是商品的流通，更是人心的投射。每个人都在这里寻找着自己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实实在在的眼镜，还是某种心理上的满足。

夕阳西下，我们离开了丹阳。车窗外的眼镜城渐渐远去，但那些关于消费、关于价值、关于人性的思考，却久久萦绕在心头。在这个物资极大丰富的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或许不是更多的物品，而是一副能够看清自己内心的“眼镜”。

人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在不断地寻找这样一副“眼镜”？它帮助我们看清世界，也看清自己。而得到这副“眼镜”的代价，恐怕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

## 黄铜粽针

□成健

子，大多是做父母的想让孩子们高兴高兴，刻意弄出来的特殊品种。更有意思的是，用一根粽叶裹成一个小粽子，小孩可捏于手掌之中玩玩。袁枚《随园食单》有一段提到竹叶粽：“取竹叶裹白糯米煮之。尖小如初生菱角。”玲珑精致，确可把玩。

刚记事的时候，母亲就告诉我们，吃过粽子不要将粽叶丢掉。后来每回就不用母亲再三叮嘱，我们早已习惯留着。母亲会将它们收拢在一块，用清水洗净晒干，一捆一捆扎好。这些粽箬下次再用时，虽不及新粽箬，但总还有一些清香在。

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收拾他们的房子时，发现厨房柜子里面尚有半罐糯米，想必是留待什么时候再裹粽子的，然而，那根金黄锃亮的粽针，却不知道收在哪里了。



江海采风

## 乒乓球室

□张俊发

我如今住在濠河河畔，闲暇时常常沿着濠河散步。每当途经文化宫，我总会停下脚步，久久凝视着文化宫东二楼那间有着六七十年历史的乒乓球室。这里，曾是南通市工人乒乓球队的诞生之地，培育出众多优秀的工人运动员，承载着无数人的热血与回忆。

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建成于1952年，由陈毅元帅题名，自落成起，它就成为城区工人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的乐园。二楼东边有一间近百平方米的房间，便是乒乓球室。过去，每至夜晚，下班后的乒乓球爱好者们便纷至沓来。他们在这里切磋乒乓球技，分享乒乓趣事。不知从何时起，大家自觉形成了一种规矩：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依次上场一展身手。比赛采用每局21分制，获胜者可以做“皇帝”连任，新上台的挑战者则需自带乒乓球。球技精湛的人，在晚上10点钟关门之前能有多次上场机会。而水平稍逊一筹的，一个晚上基本只能上台打一次。除了星期一休息，从星期二到星期天，乒乓球室每日开放。球台上的比赛紧张激烈，球台下的交流讨论热闹非凡，观战者更是沉浸其中，如痴如醉。

在长期的乒乓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阶段、多群体的不同风格的乒乓球选手。早期的有李仲法、毛君佩、习尔馍、汪继宗，后来又赵宗喜、王春江、邱夕祥、吴嘉湘、施明政、侯恩谊等球技较为出色，张耀武、金仲本、孙文辛、王宗杰、吴兆麟等也是这里的常客。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后来成为市工人队、市乒乓球队的成员，还有一部分成为市各系统乒乓球队的骨干。他们几乎每天一下班就赶来这里打球，不少球迷也会前来观战，甚至还会就比赛胜负打赌，争论得面红耳赤。打球的、看球的、评球的，大家就这样满怀激情地度过一个又一个欢乐的夜晚。

随着大家球技的日益提高，文化宫领导将他们组织起来，从经常在此打球的人中挑选了李仲法、吴嘉湘、邱夕祥，以及港闸地区的毛炳均、张国权、唐春生等人，成立了市工人乒乓球队。此后，球队还与受邀来通的华东师大、泰州市队等在这里展开友谊比赛。每当赛事开启，小小的乒乓球室内外便被围得水泄不通，叫好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极了。

同一时期，唐闸工人俱乐部也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唐闸工人俱乐部坐落在唐闸大桥东桥头，它的一楼同样设有一间乒乓球室。唐闸是一座工业重镇，这里有大生一厂、造纸厂、油脂厂等几十家工厂，产业工人多达几万。这些工厂的文化体育活动开展得十分热闹，也都具备良好的运动场地和设施。然而，若想真正展示自己的实力，还是要到工人俱乐部去比拼一番。工人俱乐部是唐闸文化体育表演、比赛和交流的集中场所。每天傍晚，结束了一天劳累工作的工人、辛勤教书育人的老师、勤奋学习的学生，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俱乐部。乒乓球室、棋牌室、篮球场、音乐室等场所到处都挤满了人，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毫不夸张。

乒乓球室位于俱乐部的中央位置，和市文化宫乒乓球室一样，这里实行上下任制，胜者继续坐庄，接受众人挑战。各路乒乓高手几乎每晚都会在此交锋，乐此不疲。观战的人里三层外三层，还有许多人站在窗台上，手搭在别人的肩上或头上，伸长脖子，即便只能看一两眼，也心满意足。

经过几年的磨炼，唐闸也涌现出郑致祥、杨勇良、毛炳均、唐春生、季求群、潘学文、龚学文、蒋德才、钱泽麟、张炳泉和我等一批优秀选手。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陆续成为市工人乒乓球队及市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还有人成为专职乒乓球教练员。俱乐部将他们组织起来，与城区乒乓球队、市青年乒乓球队展开比赛。大家普遍认为，当年唐闸乒乓球队的水平要高于城区队。偶尔还会有高水平乒乓球队来唐闸表演，比如上海市工人队、江苏化工队等。此时，比赛场地就会搬到二楼剧场舞台上。二楼剧场能容纳几百名观众，可即便如此，每次表演依然场场爆满。有一次上海市工人队来唐闸表演，队中的运动健将张世德球技十分出色，他的滑档动作更是让人记忆犹新。他经常侧身抽球后，便下蹲背朝着球台，全然不顾对手能否接住他的抽球，那模样潇洒至极。与他对战的唐闸小将潘学文，自然难以接住张世德的大力抽球，但他却学会了这个动作。潘学文侧身抽出去的球，对方大多能接到，可他也学着张世德蹲在那里不动，让人忍俊不禁。

文化宫和唐闸工人俱乐部的这两个乒乓球室，不仅为大家提供了体育活动的场所，还培养了一大批乒乓球人才，促成了南通市工人乒乓球队的成立，并且球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例如上世纪50年代，李仲法曾战胜过全国冠军杨瑞华。1963年，毛炳均在全省职工乒乓球比赛中，分别与吴嘉湘、黄素兰合作，荣获男子双打和男女混合双打冠军。蒋德才曾勇夺江苏省少年单打和双打亚军。笔者在上世纪70年代全省乒乓球比赛中，力挫各地强手，排名全省前5，并多次击败过江苏省专业队队员，还战胜了来通的上海市乒乓球亚军王传琪。张炳泉更是培养出了奥运冠军李菊、陈玟，以及在德国和日本国家队担任过主教练的邱建新等一批在国内外都颇具影响力的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

## 做一朵晚开的花

□杨晨宇

朋友向我抱怨，身边的同龄人几乎都已成家，可她却迟迟遇不到合适的人。无论她如何努力地去充实自己，孤独感还是时不时就涌出来将她戏弄一番，她觉得自己似乎永远都追不上同龄人的步伐。

曾经我也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忘。那时我刚上初中，同学们都在长个儿，我可却丝毫没有变化，整个人又矮又瘦的。我在教室里坐第一排，在操场上也是站第一排。明明我很喜欢运动，但班里组队参加篮球比赛的时候，却没有人会考虑我。最重要的是，那时候女生都开始发育了，但我却一点儿迹象都没有。我那时也很焦虑，甚至会怀疑自己，觉得自己像是被世界遗忘了。心事就像轮船的锚一样，拽着少女那忧愁的心迅速下坠。那段时间，我对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天天躲在房间里看书，只有书籍能为我搭建一个小小的栖息地。那天，我无意间在书上看到了一句话“允许自己是一朵晚开的花”，和煦的阳光似乎从那行小字间投了进来，一瞬间把我照亮。确实，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放，我们都有自己的花期。

后来的运动会上，我报名参加了不需要身身高优势的长跑比赛。瘦小的身体，虽然无法具有强大的爆发力，却因时常运动，而拥有了坚韧的耐力。我在跑道上一圈圈地跑着，呼吸声渐渐盖过了场边的一切声音，凝神、加速、冲刺，我率先冲过了终点。同学们欢呼着涌到我的身边，我也终于感受到，自己其实并没有被世界遗忘。那时我才明白，既然很多事情是我们左右不了的，那就努力过好当下。

我给朋友讲了我的故事，朋友点了点头。但愿我的经历能真的帮上她。

本版投稿邮箱:2457901059@qq.com